

【金馬61】《鬼才之道》蔡坤霖：當一個編劇，我們就是渴望被看見的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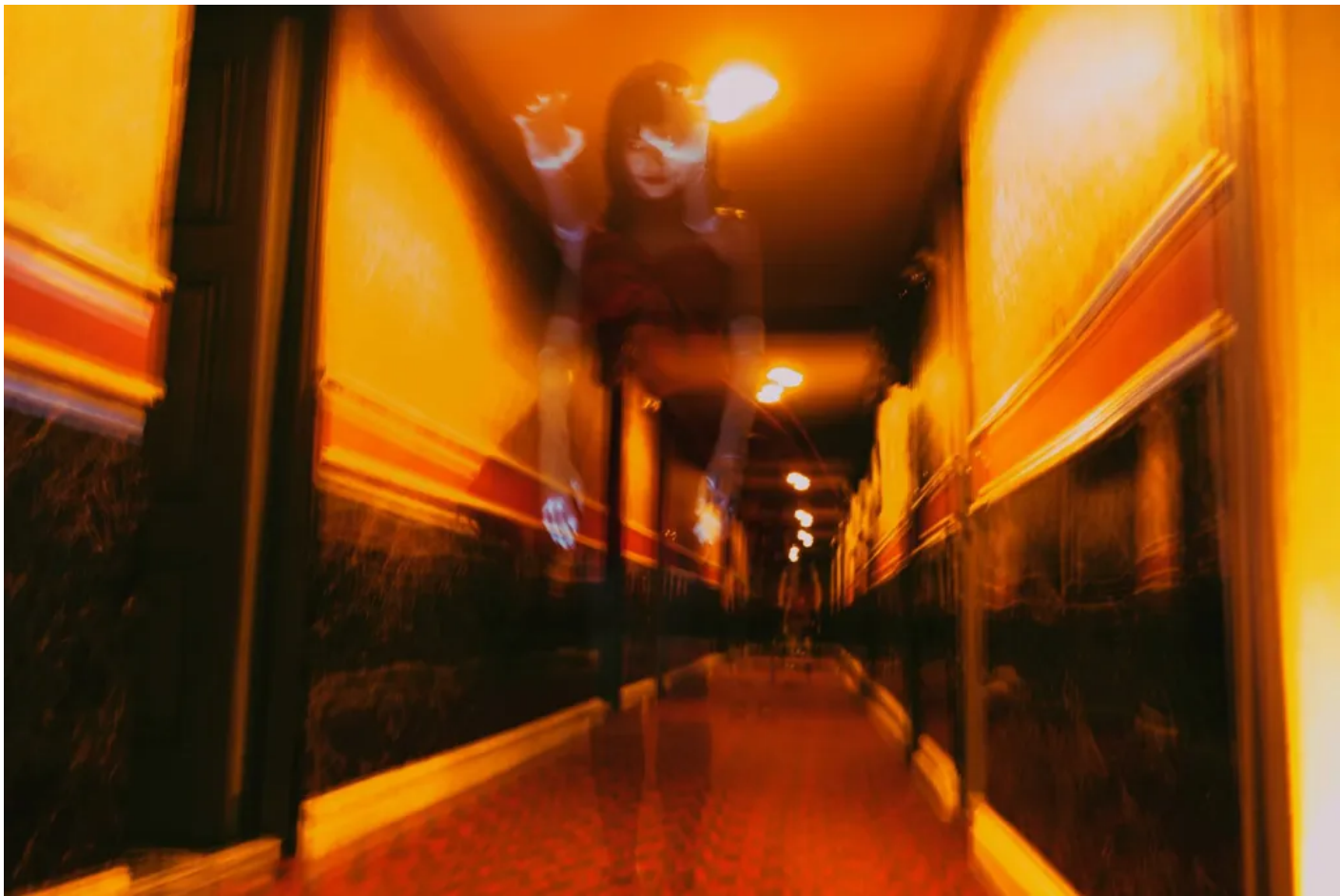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要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，才能夠被看到；可被看到之後的你還是你嗎？我不喜歡恐怖片，但我們卻要扮鬼嚇人。」



要論2024年台灣電影，《鬼才之道》可謂代表作之一，它在第61屆（2024）金馬獎獲得最佳影片等多達11項提名，之前還在9月多倫多影展中榮獲午夜單元觀眾票選獎亞軍，是台灣近年少見能揚威國際的類型電影。故事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建構了一個亡者世界規則，許多孤魂野鬼為讓自己持續存在，必須不斷去嚇人，但嚇人之前還得申請到「猛鬼證」。由王淨飾演的女主角「同學」，偏偏就是沒有嚇人動力，但為避免自己消失，也只好硬頭皮拜師學藝，踏上一個非典型的「英雄旅程」。

台灣人向來嗜看鬼片，不過《鬼才之道》卻不能輕易以鬼片類型來定義，因為它的本質是喜劇，而且還像是一部後設電影，許多台灣賣座鬼片如《紅衣小女孩》（2015）都變成劇中的笑點。導演徐漢強過去曾執導反思白色恐怖歷史的鬼片《返校》（2019），並因而榮獲金馬獎，被譽為票房導演。但編劇蔡坤霖坦言，其實新作《鬼才之道》本身也帶有深刻的「自傳性」，如果我們仔細去看，就會發現原來徐漢強也把自己拍攝《返校》的心路歷程放進了這部《鬼才之道》中。

“「當一個編劇，我們就是鬼啊。你知道多可怕了嗎？你沒有被看到，你就不存在；他可以說我很努力有在做啊，可是沒用，因為大家沒有看到啊。」



Facebook

人生挑戰關卡

在金馬獎原著劇本一項，導演徐漢強與編劇蔡坤霖都名列入圍者。蔡坤霖的名字可能讀者聽來陌生，但他其實已是累積多部影視編劇作品的台灣編劇——包括體育勵志電影《下半場》（2019）、影集版《返校》（2019）。而對文學圈讀者或網路鄉民而言，他們所認識的蔡坤霖叫做「乃賴」，曾著有科幻小說《萬歲》（2017），學生時期就以PTT金庸版版主的聲名在網路上小有名氣。

八年級生（九零後）蔡坤霖出生於台灣中部的彰化縣大城鄉，他指這地方其實就是窮鄉僻壤，甚至連很多彰化人都說不出位置在哪。父母為了栽培他，從小就將他與家鄉同儕隔絕，送到寄宿學校學習，他也在母親影響下從小熱愛閱讀小說。因這種特殊的養成過程與求學環境，加上蔡坤霖真的比同儕會唸書，他不諱言自己從小自詡為天才，也果然考上了台灣人都矚目的台大經濟系。

不過在必須與更多天才競爭之後，蔡坤霖突然發現自己陷入茫然。其實眼前學業都可以應付，只是他真正的目標是成為領域頂尖，前往出過最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芝加哥大學進修。但大三之後，他發現自己的天分無法企及那個高度，又不想讓人生只是去金融機構上班打卡：「如果人生是遊戲模式的話，我的人生選的是困難模式。」

蔡坤霖說：「我知道可以選擇容易模式，但大三時，有一整個禮拜，我發現自己的數理才華沒有想像中好，那不是單純的考試或教育可以達到的。那個屈辱感會永遠跟著我。」蔡坤霖開始理性分析，如果這時要為自己的人生遊戲選擇「新的挑戰關卡」，該往何處走。

他知道內心深處的自己最想要做創作，但也知道一旦做出這選擇，人生優勢將全數歸零，他也將被迫離開原本的舒適圈。經過長期思考，他覺得可以挑戰成為小說家，從投稿慢慢累積，正好當時《海角七號》（2008）賣座，影視業看起來有起色，蔡坤霖意識到自己也可以開始研究電影編劇創作。



「老師說一切沒問題，結果半年之後把東西都拿走了，什麼都不給你。」

誤闖編劇班：收割韭菜的溫床

對於很懂讀書方法的蔡坤霖而言，當然知道要深入一個領域，就要做足研究、打好基底。因此他決然休學一年，走進台大圖書館全部浸淫在電影世界之中，除了看遍經典名片，也閱讀《視與聽》（Sight and Sound）等刊物。最打開他視野的，是馬丁·史柯西斯（Martin Scorsese）的《四海好傢伙》（Goodfellas，1990）。

「我相信所有電影愛好者，都有那種從一般觀眾變成影迷的時刻，對我來說看《四海好傢伙》的時候就是。我從這部片看到電影是一門藝術，有自己的語言、獨特的美學。然後我想說好，我找到我研究的標的了。」蔡坤霖說道。

談到父母對自己，蔡坤霖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超級不支持」。母親軟性反對，父親卻直接說他的決定讓自己很丟臉，父子倆為此數年不說話。直到他在2012年找到第一份工作，爸爸才比較放下怒氣，因為那至少是一份可以讓他養活自己的工作。蔡坤霖進入了一家製作科學影片的公司，工作內容也是寫腳本，他卻得以周遊列國，例如去德國拍太陽能板。

儘管這家公司還算安逸，但這樣的影片卻其實不用承擔票房、沒有風險，蔡坤霖還是希望能離真正的影視製作環境近一點。他去了一些動畫公司，又覺得「不是為了有份工作才走這條路」。所以決定離職，全心投入創作，為了讓自己熟悉編劇創作、順利入行，他加入了一個名為可米的大公司開設的編劇班。

「結果那個是折磨的開始。」蔡坤霖嘆：「我們都信任編劇老師，所以都希望能有編劇的工作，所以這是編劇老師在收割韭菜的溫床。比如說上了一課之後，寫偶像劇的講師就會說『你們有沒有要編劇工作？』然後大家就去了，組成一個編劇團隊，大家就是編劇，花了大概半年生出一個影集大綱。生出來之後，我們問老師費用和掛名怎麼處理，老師說一切沒問題，結果半年之後把東西都拿走了，什麼都不給你。」

得到機會更痛苦：他們都很狠

「我被魔鬼教練罵了一年半，原來我已經蛻變了……出來的時候發現原來我已經是職業級了。」

「我就想說原來這樣玩的唷？剛入行的編劇就是任人宰割，你什麼都不能含扣（台語，指反抗）。別人想怎麼對你，就怎麼對你，你沒有任何保障，然後我很驚訝的是，這麼大的公司居然認為耍詐、詐欺年輕編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」

記者問這是否可以寫，蔡坤霖面色不改地回道：「可以寫啊！他們敢做，該怕的不是我。」

這個經歷對蔡坤霖來說當然又是一個大挫折，有熱情卻不知自己能不能寫，而一個沒有作品的人，是不會被視為編劇的。他將這個過程稱為「煉獄」，所有編劇都經歷過這段歷程。他形容這就像一個看不到目標的賽道，你會跑到忘記目的、然後精疲力盡。真正讓他得以從中解脫的，是《下半場》的編劇邀約。



Facebook

在朋友介紹下，他認識了業界資深製片陳寶旭，輾轉也認識了導演張榮吉。談到這段經歷，蔡坤霖說道：「我們總會覺得，痛苦的是沒被看到的時候，可是沒有，得到機會之後才更痛苦，因為你要開始接受這些人的考驗，然後每個人都很狠。」

談到這裡，蔡坤霖忍不住哽咽，因為他知道若不是陳寶旭和張榮吉的提攜，他不可能有機會接到後面的案子，並以一個編劇的身分在業界立足。他進一步解釋：「你要在那個賽道跑過以後，才會知道原來我已經跑過了，原來我已經變強了。天哪，我被張榮吉罵了一年半，原來我已經蛻變了。我在一個魔鬼教練底下……我在想我要練這些基本功到什麼時候，出來的時候發現原來我已經是職業級了。」

此後蔡坤霖把握了影集《返校》的創作機會，不過就在此之後，他突然陷入倦怠，加上原本有一個案子忽然停掉，讓他陷入迷茫，開始在想是不是不該繼續做編劇了。這時他太太突然提醒他，不如找徐漢強聊聊再做決定。

進來專業環境的一隻菜鳥

當被問到《鬼才之道》的故事是不是在隱喻一個創作者的狀態，蔡坤霖回覆很乾脆：「不是好像是，它完全就是」。

原來徐漢強曾經跟他有過一個對談，一談發現很合，他也提到自己有個點子想找他聊聊。蔡坤霖猶豫要不要主動，太太建議他不問白不問，結果徐漢強說自己果然已經開始構思了，只是資源沒到位，不敢找他。蔡坤霖心想自己目前手邊也沒案子，那就一起來做前導影片吧。從此之後，就是把頭完全洗下去了。

蔡坤霖形容張榮吉對他而言是一位嚴師，徐漢強對他來講更像夥伴。創作過程中，兩人可說合作無間，他形容自己有點像一個「研發部門」。當徐漢強有一個點子時，她會想到二十個版本的答案，來達到他的要求。儘管原本對喜劇類型不熟悉，蔡坤霖也做足研究，其中他提到影響《鬼才知道》最深的，無疑是日本導演三谷幸喜的作品《心情直播不NG》（1997）和《魔幻時刻》（2008）。

「搞不清楚狀況的菜鳥，進去一個專業的環境，可是裡面所有人都有一點鳥鳥（隨隨便便）的，又好像不是很厲害，這些人是真的有一些技藝和一些經驗，但又有一種愛做不做的樣子，《心情直播不NG》在這個過程中去展現這個過氣的組織與團隊；還有那種《魔幻時刻》裡面的錯置，就是『跑錯棚』，基本上我們整部片都是跑錯棚的概念，我們明明是恐怖片，但要呈現的像是一部職人片，那不就像是《魔幻時刻》裡面的殺手演員跟黑道混在一起嗎？」蔡坤霖說道。

當被問到故事是不是在隱喻一個創作者的狀態時，蔡坤霖回覆很乾脆：「不是好像是，它完全就是」。



其實如果觀眾仔細看，的確會覺得《鬼才知道》像是在重現一個娛樂產業的各種千奇百怪，片中張榕容飾演的過氣女鬼凱薩琳想要重新被看見的焦慮，也可以讓人產生很多聯想，更不用說那些頒獎典禮等活動，根本就像參加電影大獎。對蔡坤霖而言，其實片中這些渴望被看見的鬼，就是「編劇」。

鬼片：為何是時勢所趨？

「業界沒什麼人真心喜愛鬼片，但沒辦法，鬼片就是賣座。作為一個獨特類型，成本可壓到最低，甚至不需大明星，只要嚇人就好，粗製濫造都可能賺回。鬼片也最能跳脫語言與文化藩籬。」

「你剛才講了一句很殘酷的話，你自己卻沒發現。」蔡坤霖忽然對筆者說道。

原來剛才筆者談到徐漢強時，說徐漢強感覺自從學生時期大展光芒後，好像很久都沒有在影視圈的第一線了。蔡坤霖解釋道：「當一個編劇，我們就是鬼啊。你說他沒有在創作第一線，有啊，可是你沒有看到。他一直在做電影可是沒成功，所以你知道多可怕了嗎？」

「你只要沒有作品，大家就會覺得你好像沒有在做什麼，而且這個質疑是合理的，因為如果你有作為，那為什麼會沒作品呢？其實他開了好幾個案子都沒有走下去，他一直都在創作，而且一直在創

作電影啊。所以這就是我說的，你沒有被看到，你就不存在，他可以說我很努力有在做啊，可是沒用啊，因為大家沒有看到啊。」

在片中，「同學」不想嚇人，反而陰錯陽差嚇到人，一夕走紅，卻從此要面臨更大的（創作）焦慮。蔡坤霖坦言自己跟徐漢強其實都不喜歡鬼片，而且他也認為業界恐怕除了《咒》（2022）的導演柯孟融之外，沒什麼人是真心喜愛鬼片的。

但也沒辦法，因為鬼片就是賣座，時勢所趨只能拍。畢竟鬼片作為一個獨特的類型片，成本可以壓到最低，甚至不需要大明星，只要嚇人就好，因此即便粗製濫造都有可能賺得回收。此外，鬼片也最能跳脫語言與文化藩籬，《咒》就曾在Netflix上架後創下全球觀影熱潮。

以《返校》創下驚人票房成績的徐漢強，其實根本就是「同學」的化身，因為這個片型其實壓根兒不是他的真，但在這個時代背景下，他沒有其它選擇，就這樣被踹了下去。

「《鬼才知道》完全是在講我們作為創作者從入行開始的一切，所以裡面有各種考驗，說你要被看到你才有存在的價值，你沒有被看到，就會消失。可是你被看到之後，被看到的你還是你？還是是你為了成功所做的違背自己心意的扭曲跟偽裝？這變成一個很可怕的拷問，所以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內在價值而創作，可是在創作這條路上，我們最後丟失了自己的存在價值，這就是《鬼才知道》要講的事情。」

蔡坤霖笑說：「你要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，才能夠被看到；可是被看到之後，被看到的你還是你嗎？我不喜歡恐怖片，但是我們卻要扮鬼嚇人。」



Facebook

惡勢力其實不存在

「世界上對創作者最殘酷的人是誰？是完全不看你的觀眾。他對你有惡意嗎？沒有。這個產業之所以遇到困境，不是因為有一個壞人，而是觀眾都不想看到。」

電影上映後，網路上對《鬼才知道》也陸續產生一些質疑，例如有人認為電影欠缺擊倒的反派角色的情節，例如片中由黃迪揚飾演的鬼委會長官似乎就得以全身而退。對此蔡坤霖指出：「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，就像我說的我在一個看不到終點的賽道上跑。」

「你對創作的初衷跟熱情會有人利用、去踐踏，這是沒錯的，可是真正讓你受苦的不是這些人，而是大家不想要看你呀。這件事情我們在期待擊敗誰？你作為一個創作者，你很努力沒有人在乎，它不是惡勢力呀，它就是一個『結果』。」

經濟系出身的蔡坤霖坦言自己受到經濟學訓練後，可能比一般創作者更能去思考產業邏輯，他認為很多人在這個產業遇到挫折之後，會認為這是因為產業存在一個惡勢力在控制大家。但他很坦率地說，現在這個電影票房如此低迷、已沒有人說自己能夠點石成金的時候，又何來一個勢力得以控制所有的一切？

他談起了石黑一雄的小說《別讓我走》（Never Let Me Go，2005），這也是他與徐漢強的靈感來源。片中角色明明知道自己只是一個複製人，隨時要提供器官給本體，卻也不會反抗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就是這個體制之下的產物。蔡坤霖認為我們無法打敗創造我們的牢籠，他解釋道：

「這個世界上對創作者最殘酷的人是誰？是完全不看你的觀眾。他對你有惡意嗎？沒有。台灣電影圈有誰消失會比較好的話，我們現在可以把他幹掉。但是沒有，這個產業之所以遇到困境，不是因為有一個壞人，而是觀眾都不想看。」

談到《鬼才知道》的後續話題與效應，蔡坤霖坦白說作為一個編劇，自己其實已經與作品產生距離了，現在大家看到的是他兩年以前的足跡；而現在的他，已經到了下一個階段，繼續在賽道上奔跑之中。不過他也特別提到，其實為了《鬼才知道》，他可是做了一本完整的設定集，還設定了「嚇人見鬼率」，如何提高成功率，以及「嚇人五大流派」，說不定未來也有機會發表。

可能總是有很多人批評，劇本這裡不合理、那裡不合理。但蔡坤霖自信地說，我們看電影兩小時就會想到的東西，他當然不會想到。不過他認為觀眾不必太執著於片中奇幻設定的邏輯，對此他說道：「《媽的多重宇宙》（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，2022）世界觀嚴謹嗎？超不嚴謹。但大家為什麼接受？接下來《料理鼠王》（Ratatouille，2007）為什麼老鼠抓著人的頭髮就能夠做精細的料理動作？」

「世界觀是服務你創作理念的東西，當然加入一個很嚴謹的世界觀，但是隨著喜劇的節奏加入、角色的情感……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都會講『砍到不能再砍』，如果觀眾在此刻跟上這個戲劇，有找到故事要表達的情感，那我為什麼要去停下來解釋？」



／

「老師！唸書和考試這種事，每天都可以做，可是一個人愛上台灣電影的時刻，可能只有現在，你要扼殺嗎？」

16歲的少年醒來，看到楊德昌

在訪談的尾聲，蔡坤霖想到了一件小事。

2001年，蔡坤霖當時16歲。那年的他在雲林一家寄宿學校讀書，一週六天在學校，週末才可以回家，完全的軍事化管理讓他苦不堪言。有天他碰巧拿到一張傳單，上面寫著雲林斗六將開辦一個「白鴿影展」，主題是「新電影二十年」，由蕭菊貞導演主辦。

蔡坤霖完全不知道新電影是什麼，他甚至連電視都不看，但他看到了傳單上寫著超便宜的票價，而且影展介紹寫得好像很偉大。他興沖沖拿著傳單去找老師，說自己要請三天假去看電影，老師聽到之後說「這種話你也講得出來」，年輕氣盛的蔡坤霖卻大言不慚地說：「老師！唸書和考試這種事情，每天都可以做，可是一個人愛上台灣電影的時刻，可能只有現在，你要扼殺嗎？」

也許是看到蔡坤霖本來成績就名列前茅，儘管覺得他很囂張，老師還是放行。蔡坤霖記得當時想到可以吹三天冷氣、看電影，實在喜不自勝，就搭了火車前往雲林。看到導演名單上有侯孝賢、蔡明亮、陳坤厚，他一概不認識，一進場就開始睡。不過睡久了也會到極限，其中一場次他緩緩睜開了眼睛，結果發現自己開始可以異常地專心看下去，看到結局之後，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，但突然有種無以名狀的震撼感。後來他知道，那部電影是楊德昌的《恐怖分子》（1986）。

「後來我回到學校專注考試，也覺得電影跟我沒有關係，這件事情我就忘記了。可是後來開始要認真覺得自己要踏上這條路的時候，就覺得，哇，那時候我跟班導的唬爛是真的，所以青少年不要亂立旗啊。」蔡坤霖笑說。